

西  
堂  
文  
集

西堂雜組三集 卷二

長洲尤 侗悔菴讓

頌 三首

平蜀頌 有序

臣開虞階舞羽嘗格三苗周室橐弓猶遷多士維九夏  
之奄有彼一隅其幾何五丁武擔已受秦檜百部斯榆  
旋遭漢滅公孫躍馬難逃建武之師諸葛臥龍終下征  
西之檄矧茲寇狡豈敵 天威伏惟

皇帝陛下豈作聰明布昭神武制度則爲章雲漢敷納  
則若決江河午朝聽政而兵農禮樂之咸熙乙夜觀書

而雅頌典謨之畢備丹文綠字廷多講藝之官彤馬朱  
軒道有懷荒之使黃皮烏弋梯山航海而來紫脫華萃  
并柯共穗以獻固已幽都陽谷悉入版圖孳尾昆蟲均  
沾闔澤何意鴟音未革鷹眼仍颺聚蛾黨以磐牙煩羽  
林之擐甲如叛賊吳三桂者本爲亡國遊覓竊附

新朝佐命因其倒戈而崩角遂使裂土而苴茅不思卵  
翼之恩輒萌覬覦之志公然抗令肆爾稱兵初興六詔  
之戎竟踞三巴之險碧鷄金馬忽起長鯨鳥道蠶叢橫  
行封豕長沙青草漸成伏莽之場西峽黃牛浸作負嶠  
之窟乃至憑陵四塞煽動三方招百粵爲連鷄引八閩

爲犄角助其跋扈搖我邊疆幸二豎之投誠痛獨夫之  
怙亂尚緩防風之戮終干上帝之誅

皇帝赫斯一怒率止四征旣卜日以禡師復鑿門而遣  
將鬼方之克期以三年徽狃之攻急于六月頃者霍家  
驃騎直抵岳陽繼而楊僕樓船遠通彭蠡綸巾羽扇一  
麾雲夢之煙盧矢彤弓大破瀟湘之竹然而櫂槍未埽  
妖見旄頭車轍載馳蠹餘螳臂豈真夜郎自大惟恃蜀  
道方難倚劔閣之千尋一九可塞擁瞿塘之三峽百丈  
空牽長封玉壘之關陁絕連雲之棧但思巫嶺帝子夢  
遊誰料陰山將軍飛渡

皇帝獨持廟筭廣集邊籌親推矯矯之臣密授堂堂之陣將軍臣王進寶三秦豪傑重生景畧之才提督臣趙良棟九校便宜素具金城之策高崇文之智畧允足驅劉王全斌之威名雅堪馘孟李流遺孽匹馬能驅杜宇殘疆尺箠可下于是斜穿褒谷暗度陳倉越大散以屯營過七盤而埋竈出其不意示以無生遂拔蚤以先登並銜枚而疾進或跨鹿頭之塞徑達成都或踰鷄首之梁長圍闔內旌旗所指祇聞風行雷擊之聲金鼓方鳴卽見土崩瓦解之象血流漂杵京觀等于峨眉骨載專車降甲齊于熊耳淮西雪夜羣喧鸞鴨之池隴首霜天

盡復魚鳧之地聞風聲而却走王衍投纆望月影而揚  
鞭吳曦受縛三軍鏡吹新翻巴楚之歌百姓壺漿爭獻  
郫筒之酒錦官城上刁斗無驚玉女臺前耨耨有喜是  
皆

皇上聲靈震疊賞罰嚴明布大武之三會殪小戎于萬  
里從此過師枕席懸戰鼓于銅崖摧敵鴻毛勒銘碑于  
鐵柱西川父老重傳諭蜀之文南詔官司還紀平蠻之  
績休哉大定永矣丕基臣幸侍朝班欣聞凱奏謹拜手  
稽首而作頌曰

於鑠

皇清克配上帝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尊親凡有血  
氣東漸西被朔南訖暨

一人首出時乘六龍誕敷文德耆定武功四方無拂萬  
國攸同乃命止戈撤彼藩封藩封誰何實起莊躄弄兵  
滇池期不奉

詔東甌既從南越是效三葉連衡私立名號亂之初生  
阻爾絕域亂之又生訏及四國據我漢川侵我江邑犯  
我秦關蕩我楚澤

天子曰咨聽予誓辭小腆不靜其要囚之敕乃甲冑樹  
乃旄旗爰戒宗子張皇六師乃伐建陽建陽率服乃臨

番禺番禺來屬蕞爾蠻邦獨竊巴蜀愚哉尉佗黃屋左  
纛天討有罪罪人斯斃渠魁旣殲羽翼猶熾安有慶緒  
史有朝義少誠之後尚存元濟

王用出征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重以推轂奮  
其執鼓戰勝朝廷折衝樽俎桓桓上將左右陳行元戎  
十乘用詢仇方出自南鄭底于寧羌棧閣旣度岷嶓是  
疆大蓬小蓬大劔小劔地險雖設天威何憚萬里橋邊  
千秋池畔肉薄蟻登腹攻魚爛囊斜問道遂出龍門巴  
山席捲潼水盃吞朱常日耀黑甲雲屯塵飛宵遁響起  
朝奔五嶽摧枯千鈞壓卵秋稔隨風春蛾赴火僞帥銜



刀兇徒就鎖束馬軍前牽羊道左將軍下令不殺良民  
三都萬戶盡作

王人市廛無恙樓櫓重新黃童白叟歌舞成羣露布遙  
傳一月三捷受賑獻俘

九重嘉悅救民水火取殘饑渴告于文人銘此功烈釐  
爾圭瓚礪爾戈鋌覃及鬼方一統幅幘爰開明堂載奏  
管絃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

平滇頌 有序

皇帝御極二十年

命大將軍貝子章泰綬遠將軍總督蔡毓榮等統滿漢官兵討雲南逆孽吳世璠

詔若曰此窮寇不足膏齋斧兵法攻城爲下勿肉薄傷士卒殄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月至于十月城中食盡畔衆皆譁我師進克子城世璠感自刎爲黨開門降迎

王師以入百姓前歌後舞壺箠載道或相與垂涕曰不圖今日復爲

王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露布至京宣捷午門外羣臣咸拜手颺言曰於鑠哉此非師武臣力緊

西華雜錄卷三  
一人如天之福無疆惟休蓋自三桂倡亂八載于茲踞  
滇爲窟狡焉啓疆竊我黔陽陷我巴蜀封豕長蛇薦食  
三楚波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瘡痍我人民不寧惟  
是又招八閩勾兩粵誘我蠹賊以蕩搖我邊疆東南蠢  
動靡有寧宇于是

天子赫怒禡牙誓師大發禁旅并良家曠騎連營百萬  
度支轉餉半天下舳艫牛馬終夜有聲鉦人伐鼓一月  
三捷大憝稔惡天用勦絕其命賊徒駭潰閩越之人震  
懼流汗匍匐乞命

朝廷下制書賜尚之信死以尺組縛耿精忠致

闕下二方底定，蟠猶不悛。收合餘燼，自竄叢棘。孤雛腐鼠，保首領之不暇。卒取覆亡，爲萬世僇。其伏罪亦已晚矣。夫以堂堂

天朝，踴躍用兵，殲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其始也，一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撲滅。以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羆號虎之佐，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一戰而舉，荆襄再戰而收，衡永西師，絕連雲之棧，跨劔閣，搗成都，東師破辰龍關，席捲貴竹，直抵苴蘭城，下摩旗點蒼之壘，飲馬盤龍之津，風馳電掃，谷靜山空。自征伐以來，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

一隅僭始莊躋閉雋昆明不通中國蒙社并有六詔蠶食滋大鄭趙楊干號令三嬪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之雄畧穎涼西平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六慰而伯忽舍利畏造變于前阿資思任構釁于後蠻爭觸鬪日尋干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絕嗜殺怙亂其習俗然也况叛臣教之嘯其兇族逆我顏行驅市人于鋒鏑朝箕暮斂糜爛其室家此邦之人水深火熱喁喁然延頸待救若枯旱之望雨

今

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羹之中使登衽席擊人濮

人回首面內胥沾闡澤甚盛德也雖虞帝之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加焉然後振旅而還告

廟獻俘班朝飲至勲庸銘于鼎鐘名號昭于史冊不其優乎于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敢不荷

天之寵承

祖宗三后之慶顧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于內諸將士暴露于外烽燧所至毋乃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其他飛莩輓粟疲于奔命者不可勝數朕心閔焉賴

社稷之靈以遏亂畧罪人斯得庶幾息兵革嘉與海內

更始其頒爵賞蠲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僉謂

皇上武功赫赫旣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乎乾坤業隆乎三五  
雖鳴和鑾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何慝哉小臣何備  
官珥筆退而作頌一篇爰揚

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其辭曰

皇清受命曆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王  
北至肅慎南越裳

天子穆穆坐明堂載橐弓矢秉圭璋蠢爾強藩何跳梁  
射天逐日肆披猖二豎從之同顛狂彭彭大車拒螳螂

吾

皇一怒威神張手麾白旄掃欃槍鑿門推轂授斧斨礪  
乃鋒刃峙糗糧雷輜星駟啓戎行勢同猛虎驅跛羊大  
首旣隕羣奔亡遂挽彭蠡迴瀟湘蠶叢鳥道闕康莊木  
瓜金筑歸疆場競牽鐵索渡瀾滄井竈遺息走且僵藐  
如山鬼伏箒篁銅鼓一鳴冤鬼喪長鯨就戮短狐戕前  
徒倒戈爭投降君子小人篋壺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  
軍齊轡臨城墜鞭指叩竿揮冉駝牂牁响町遙相望碧  
鷄晝啼金馬驤彩雲飄颻昆池旁平填洱海成田桑市  
屢不改耰耨長燹僮唱歌傳白狼翠毛象齒貢梯航捷



書飛羽奏明光

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颺

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罹池殃  
居者裹負行羈韁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幾何念析楊  
錢穀幾何問倉箱亟放赦今覃恩章

后以誥命施四方乃闢石室紀太常彤弓盧矢間珮璫  
龍旂和鈴條革鶴朱鷺鏡吹登廟廊職方會同統萬邦  
王道蕩蕩臻平康大武止戈佳兵藏逝將歸馬華山陽  
功成治定禮樂彰秩宗黼黻夔笙簧龍圖龜書出低昂  
郊遊麒麟苑鳳凰黑秬黃蓂兆豐穰青芝赤箭呈禎祥

仰觀玉燭俯金湯美哉丕基亘皇唐宜升介丘答

穹蒼云云亭亭風雨翔金泥玉檢書輝煌探策占之壽

永昌

皇清受命曆無疆

彌羅寶閣頌

爲慕方作

皇矣上帝監觀四方明昭右善乃眷南邦昔有崇觀

紫翠丹房於穆太清三氣翱翔百神環衛乍陰乍陽

帝用居歆及爾出王宜升傑閣以薦馨香誰其相之黃

冠赤章爰求爰度肯構肯堂庶民子來磬鼓弗遑顯允

方伯夢游帝鄉如在左右常見羹牆對越有虔不懈

贊襄遂成大工作天棟梁闔闔巍峩冕旒輝煌鼓鐘吹  
笙雲霞吐光 帝曰休哉錫汝禎祥 一人有慶萬國  
無疆

騷 十一 言

秋汎圖詞 贈吳藺次

木蘭舟兮沙棠檝 遡秋風兮弄明月 倚角枕兮送飛鴻  
醉流觴兮擢歌發 歌采菱兮和采蓮 翩來遲兮美嬋娟  
波汎汎兮葉田田 攜宓妃兮拾翠羽 援湘娥兮拊紅絃  
三江兮五湖來如雲 兮去如烟 若有人兮水之仙

鼓琴圖詞

贈張鶴民

秋風起兮菊有芳  
緬幽人兮倚南窗  
採落英兮汎壺觴  
援焦桐兮弄清商  
弄清商兮音宛轉  
專思親兮白雲遠  
吟梁父兮嘯青谿  
悵離居兮歲華晚  
歲晚兮奈何市隱  
今則那山之間兮  
水際溯秋風兮浩歌

獨醒圖詞

送翁季霖

若有人兮洞庭東  
攀衣裳兮縹緲峰  
倚金庭兮列轉叩  
銀戶兮玲瓏訪丈人  
兮林屋洞弔靈胥  
兮水晶宮君燕坐  
兮湘筠閣左金猊  
兮右銅雀援素琴  
兮長吟舉文盃  
兮獨酌獨酌兮獨醒  
聊逍遙兮行樂竭  
而遊兮黃金臺  
車轂擊兮紛塵埃  
仰青雲兮叫白鶴  
望江南兮悵徘徊

秋氣兮悲哉洞庭波兮木葉吹橙黃兮橘綠山中人兮  
歸來

九訟 有序

昔屈原作九歌九章宋玉申以九辯而離騷經云啓九  
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蓋猶仍古之名也予獨怪  
原之立言過于自矜而憤世嫉俗已甚玉雖爲師辯其  
忠直極狀其悲憂窮感而未能釋以義理故君子以爲  
激焉予也有蘭臺之遇而同湘纍之憂妻亡子歿塊然  
逆旅恫乎有足悲者然哭泣之餘思命不猶自訟而已  
豈敢怨懟以滋罪戾故擬楚人之辭作爲九訟于時秋

也卽以悲秋託始至其卒章比于遠遊系以實事而非  
放爲悠謬之說後之人有如賈誼揚雄者亦當有感于  
斯篇云爾

悲夫秋風蕭蕭兮起朔方零露泥泥兮結繁霜白日黯  
黯兮乍陰陽雲容容兮繞迴翔百草戚戚兮載玄載黃  
鴈嗷嗷兮悲故鄉有客惇惇兮私自傷將出門兮騁望  
步踟躕兮倚惆悵惆悵兮奈何陟高丘兮嘯歌瞻燕山  
兮栽栽水淼淼兮渾河思美人兮未來歲遲暮兮青鬢  
華獨行兮踽踽獨寐兮栩栩形脩脩兮告勞影脉脉兮

誰語

嗟秋日之易逝兮耿難消此長夜夕陽返兮在窗西風  
飄兮黃葉下仰列星之歷歷兮觀河漢之縱橫怨佳期  
之不再兮隔一水之盈盈浮雲紛其黶黶兮孤月皎而  
獨明塞空幃而無寐兮悵延佇于中庭聽莎鷄之振羽  
兮蟋蟀噉其悲鳴何啁啾以嗚咽兮有似乎鬼哭之聲  
望家鄉兮有所思願馳驅兮夢見之路迢迢兮車馬遲  
覓往來兮君不知更漏兮起麗譙四壁聞兮燈影搖宿  
鳥驚叫兮求其曹憎羈人兮不自聊視蒼天兮天益高  
招搖翕赫兮皇天怒崩騰詭詭兮震后土雷填填兮擊  
鼓星之隕兮如雨天狗信信兮吠而下四野蟲蟲兮早

魁舞盍往觀兮黃河瓠子決兮水揚波其雨淫淫兮大  
無麥禾覽冀北兮蜚鴻哀江南兮鳴鼉輓粟兮飛芻帶  
甲兮枕戈 君勞心兮太息拜稽首兮誰廢歌

有佳人兮渺何許辭白日兮卽黃土冠雲翹兮被霧縠  
珥瑤碧兮紉蘭杜睠夫君兮回睂嫵夫君出兮不歸佳  
人悅兮誰依鼓琴瑟兮長相思愴同心兮生別離秋風  
兮容與從天妃兮倏來去朝騰駕兮海濱夕弭節兮江  
渚倚采旄兮蔭桂旗弄明珠兮拾翠羽桂之權兮蘭之  
楫君思我兮不相接杳杳冥冥兮鎖空房遺挂在壁兮  
對殘粧羅巾香散兮總帷颺女嬋媛兮水一方告靈修



兮凌波返折瓊枝兮問巫陽

真人謂予七婦在天妃官故云

傷金廳之驟厲兮蹇玉樹之先折  
資葦蕪以葳蕤兮惜茗華之萎絕  
春與秋其代序兮何韶光之忽也  
江與海其滔滔兮何芳洲之竭也  
蘋何聚兮水中花何開兮木末烏何愛兮  
同巢麋何親兮並穴竹有翠兮楓有丹思  
之子兮淚闌干芙蓉爲衣兮薜荔裳雜佩  
陸離兮蕙芷以纒珊瑚架兮玳瑁裝琉璃  
匣兮翡翠牀縹緗零落兮研墨荒瑤琴  
碎軫兮寶劍斷銛彩雲散兮朝露晞時  
不可留兮竭而歸老人千里兮白頭啼  
寡婦夜哭兮掩空閨攬汝袖兮總汝纒  
從汝母兮雲之際忽極目兮傷懷

睨舊鄉兮流涕望思兮歸來返故居兮臨高臺

獨坐兮無言遙思兮小園中浩蕩兮方池上窈窕兮曾  
軒楊柳垂兮當門竹枝叢兮繚垣棠梨紅兮鶯燕喧鶯  
鶯于飛兮荷葉翻梧桐落兮烏鴉滿村客至止兮傾芳  
罇賦小山兮招王孫王孫遊兮征車遠曉猿驚兮夜鶴  
怨三徑兮塵蕪牛羊牧兮牆之畔風兮颯雨兮杳葛藟  
蔓兮烏鼠穴獺祭魚兮波汨汨鬼火熒熒兮半明滅聞  
鬼語兮歎息倚幽篁兮望行客我行永久兮不到家園  
樹蘊樛兮稀見花曰歸兮歲暮室在兮人遐青笠兮綠  
蓑從漁父兮江涯採蓴兮釣鱸扣舷兮醉歌歸來兮則

那芳草萋萋兮春幾何

驅余車兮長安道風獵獵兮沙浩浩冠峩峩兮蓋軒軒  
羣結駟兮入君門君之門兮九重左金馬兮右銅  
龍玉殿兮珠宮繡栢碧兮雕楹紅丹辰兮當中陳羽衛  
兮撞華鐘百寮班兮履舄錯印磊磊兮綬若若朝鸞臺  
兮夕鳳閣鸞翔兮鳳舞何息鷗兮偕侶鼎鼐兮滿堂羌  
誰聽兮瓦釜桃李爛其敷榮兮憐蕭瑟之衰草鴉鳩鳴  
而弔予兮景晚晚其將老相如渴兮曼倩飢子雲寂莫  
兮亭伯孤羈我思古人兮聊委蛇旅進旅退兮隨清時  
客嘲賓戲兮姑聽之

予幼好夫奇服兮老不改乎此度屢往蹇而來反兮尚  
盤桓于先路彼世俗之工巧兮能列方而變圓何直道  
之違時兮似惡熱而就寒駕天閑于九衢兮老馬反而  
爲駒野雉矜其羽儀兮終受制于家鷄衆炫粧以膏澤  
兮悅橫陳之修態奉陋質以周旋兮諒無媒而多怪予  
固知疎放之爲害兮奈性成而難易曰動悔而有悔兮  
恒書銘而靡及揲著草以稽疑兮聖告予以敦艮惟知  
止其不殆兮履錯然而思敬庶好修以勞謙兮將固窮  
而肥遯雖迤邐其奚傷兮永優游于天命

真人贈予敦  
艮子說

帝子降兮雲中桂樹生兮藥珠宮載鸞旂兮驂飛龍美

人御兮劔珥丁東赤文綠字兮光熊熊皇揚靈兮齊日  
月乘剛風兮天香發橫九州兮焉如命大夫兮召予哀  
沉淪兮混濁授金書兮還玉局玉局兮旦開攀桂枝兮  
歸來沐蘭兮浴芳吹笙兮鼓簧簪彤管兮吟青黃靈連  
蜚兮旣醉星昭昭兮未央

此述

文昌降乩事

西堂雜俎三集

卷三

長洲尤 侗悔菴謨

序 二十四首

龔宗伯詩序

古之詩教嘗在上臯陶賡歌詩之始也及周而盛元公首陳豳風下逮召康公穆公衛武公尹吉甫凡伯仍叔之徒斐然有作號爲大雅至于黍離降爲國風乃有勞臣逸士征夫怨婦之辭而詩教于是乎衰矣漢之盛也柏梁之體暢于枚馬唐之盛也開元之風創于燕許其後才人不遇栖遲草澤相爲幽愁慷慨之音以自鳴其

不平而說者遂有詩能窮人之論嗚呼此豈詩之故哉  
言詩于今日可謂盛矣予觀 朝廷之上公卿大夫率  
多光明俊偉喜爲文章以表見于世而一時騷人墨客  
承風附景步趨恐後此詩教在上之應也于我江南則  
合肥龔公爲最著公以詩名者三十餘年其體裁不一  
要而論之上者比于采薇天保次亦如白麟赤雁芝房  
寶鼎之篇班固所云或以杼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  
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雅頌之亞也且公今官大宗伯  
周禮禮官之屬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  
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詩之所至樂亦至

焉樂正而禮治禮樂明備王道成矣然則公所以佐  
天子率百職治神人和上下皆于詩乎取之豈僅與騷  
人墨客尋聲摘韻者較其毫釐分寸乎哉嗟乎當夫詩  
之盛于下也布衣諸生旗亭唱和往往流傳于宮禁鬻  
寫于臺閣內而宰相外而藩鎮徵辟延攬常若不及其  
意氣傲睨亦足以豪矣若今日者詩教上行得龔公輩  
十數人落落然參錯廟堂爲詞壇領袖卽有才如李杜  
不過應教門下歛衽稱述已耳安能揚眉吐舌以長城  
自雄哉此又予之所深感也

梅村詞序



詞者詩之餘也乃詩人與詞人有不相兼者如李杜皆詩人也然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爲詞開山而子美無之也溫李皆詩人也然飛卿玉樓春更漏子爲詞擅場而義山無之也歐蘇以文章大手降體爲詞坡公大江東去卓絕千古而六一婉麗實妙于蘇介甫偶一涉筆而子固無之眉山一家老泉子由無之也以辛幼安之豪氣而人謂其不當以詩名而以詞名豈詩與詞若有分量不可得而踰者乎有明才人莫過于楊用修湯若士用修親抱琵琶度北曲而詞顧寥寥若士四夢爲南曲野狐精而填詞自賓白外無聞焉卽詞與曲亦有不相

兼者不可解也近日虞山號詩文宗匠其詞僅見永遇樂數首類唐殊極兼人之才吾目中惟見梅村先生耳先生文章彷彿班史然猶謙讓未遑嘗語予曰若文則吾豈敢于詩或庶幾焉今讀其七言古律諸體流連光景哀樂纏綿使人一唱三歎有不堪爲懷者及所譜通天臺臨春閣秣陵春諸曲亦于興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蓋先生之遇爲之也詞在季孟之間雖不多作要皆看王國風好色小雅怨讎之致故予嘗看先生之詩可謂詞詞可爲曲然而詩之格不墜詞曲之格不抗者則下筆之妙非古人所及也休寧孫無言遍徵當代名家

詞將以梅村編首亡何而梅村沒矣孫子手卷不釋仍  
寓予評次刻之可謂篤好深思而予于先生琴樽風月  
未忘平生故得附知言序其本末如此予觀先生遺命  
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詞人吳某之墓蓋先生退然以詞  
人自居矣夫使先生終于詞人則先生之遇爲之也悲  
夫

峩溪外譜序

壬子初秋過桃葉渡問居停主人忽遇樵髯翁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吾驚焉如見東園公角里先生也坐而叩  
之知爲黃山中人予夢黃山久矣苦無濟勝具翁出樵

吟讀之恍置我于三十六峰白雲如海披拂不暇翁殆  
黃山隱君子也翁曰唯唯否否跡翁少日掉鞅文場中  
更變亂縱橫馬稍閒磨盾草檄一何壯哉投老幡然逃  
于二氏之學琴心三疊能舞胎仙拈竿豎拂幾同襄陽  
古錐又何奇也不寧惟是翁于天文地理陰陽樂律無  
所不解故其著書等身已遭世故隨手散去亦置之不  
復問翁曰吾明年年六十四矣此于易卦數之終也然  
聖人作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意者乾坤坎離之道過  
此以往有未之或知者乎吾將披髮入山以究性命之  
理庶幾老之守中釋之歸一亦不外是若詩文糟粕也

其何味之有予聞其言而益奇焉翁自此遠矣予居停  
主人翁之從子緝其佚橐合爲峩溪外譜而屬予序翁  
生于廣陵娶于新安游學于吳越從軍于魯豫寄籍于  
建業移家于繁昌人莫得而名之其名峩溪者繁昌之  
峩橋也然予終以翁爲黃山中人以非黃山之奇不能  
有翁之奇也噫嘻翁其軒轅之徒與容成浮丘之後身  
與翁程氏名兼字抑若樵髻其別號云

孝思堂集序

癸丑六月僕避暑小園端憂多暇玉山唐魏子使君走  
急足郵其郡丞侯仲輅先生書至發而讀之若深向慕

于僕者僕之見棄于人久矣北海胸中乃有豫州僕何以得此于侯子哉既讀其孝思堂二集高談雄辯下筆妙天下嘯咏終日如置我玉壺風露之中雖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不是快也然僕讀竟因之有所感焉古人稱窮愁著書大抵山海之士枯槁閒暇之所好也若夫名公鉅卿以至郎官有司之屬上則高步巖廊驕語經濟次亦早衙晏罷支吾于簿書筐篋之間何暇舍毫吮墨爲文辭以自表見哉夫鼓吹風雅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及其公事旁午匪惟不能且不暇今觀侯子不獨能爲之而又爲之如此其多豈非信州一郡爲東

南山水之區非車馬孔道無軍旅糗糧之煩而郡丞者  
閒曹也不若太守縣令視事僕僕然觀公自序謂城外  
籬落丘墟曠若沙漠車過處蔓草枯樹婆娑夕陽而外  
盡日不見隻輪片蹄之跡城內自官衙壁後直抵北門  
一望蓬蒿殘垣剩礎荒堆古瓦之下穴狐鼠而號魑魅  
又云閉戶攤書如破衲老僧看守古剎迎暄捫蝨而外  
無所事事也嗟乎此其地土之荒涼官職之冷淡可槩  
見矣宜其優游偃仰柔翰自娛而性情所寓與僕輩山  
海枯槁閒暇之人若相合焉故無生平盃酒之素雖隔  
千里有如面談也假使侯子異日膺方面大任或登朝

躋六卿之列則將以經濟見之天下而區區文辭固不足以盡之卽欲如今日之斐然述作亦不可得尚暇就野人而陳辭哉僕向有匡廬之約而恨未踐倘得假游屐之便訪侯子于鄱陽以窮七十二峰之勝則登高而賦吾猶能從大夫之後矣

唐魏子詩序

十五國風楚不列焉而離騷乃補其闕千載以下讀其詞雖江蘼杜若小草之微猶餘芳馨幽怨之氣而况過屈原之廟近賈誼之宅乎湘潭固騷人之地也唐魏子先生生于其鄉其唐勒之裔與今令玉山忽遣一介奉



尺書問訊鄙人得讀其燕游數峰爲郎諸集蕭然而秋  
風鬱然而雲雨粲然而湘娥笑淒然而山鬼愁吾驟歌  
南風美哉其爲楚聲乎予尤愛其寄懷一篇清思爽籟  
如觀其人披襟涼雨之間庭竹淨娟山泉瀟瀟晏坐觀  
書致足樂也獨其謬許數言所謂一集香海激再集鈞  
樂響李杜疇伯仲韓蘇並參兩則吾豈敢夫子自道矣  
蓋唐子自述其詩有五爲亂離爲流寓爲歸田爲游覽  
爲應酬當其流離戎馬竄伏江關真有喪亂多門之感  
及其獻書不遇多放浪于山顛水涯羈旅寥廓至于分  
符作宰復得荒殘僻遠之區而不獲抒其懷抱此與三

閻澤畔太傅長沙踪跡相似宜其憂愁幽思同于涉江  
惜誦之作而唐子之詩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雍容和平  
可風可雅殆進于騷人一等矣昔杜審言自贊詩文合  
得屈宋作衙官今唐子爲令不當使左徒參軍蘭臺典  
簿乎哉吾友吳弘人語予使君雅好吟咏放衙之暇攤  
書萬卷歌聲若出金石然則離騷一派不止湘潭且滿  
西江之上也予雖未識唐子而把君詩過日朗朗如在  
玉山上行矣

東軒小草序

予覽震澤志洞庭東山之麓曰武山本名虎山相傳吳

王養虎于此後避唐諱改今名山雖小泉石麗崎人煙稠匝亦七十二峰之一也山中吳氏最盛豈吳王之苗裔與吾友徐石兄嘗讀書東山與吳氏公全者善稱其少年高隱工詩妙画可謂雅人深致矣亡何吳子郵其東軒小草問序于予予發而讀之如入東山焉又如見吳子焉古人作詩類得江山之助莫登雖亞縹緲已引人着勝地其他翠峰豐圻葑山菱湖諸景目不給賞一葦而渡則林屋洞天盤岡複嶂縈洲曲澗繚繞襟帶之間登高一望煙光雲物長風巨浪盪胸决背浩然足以賦矣若吳王舊蹟不惟虎山消夏之灣練兵之瀆射鶚

之嶺牧馬之城往往猶有存者乃至靈威丈人之所藏  
角里先生之所止范蠡汎宅之鄉柳毅投書之渚毛公  
燒丹之井蔡經鍊藥之墩聖姑絕雉之塘雪竇降龍之  
澗幽奇詭怪不可方物皆足供人咏歌嗟歎登臨憑弔  
之資故吾謂洞庭兩山天地之大詩藪也然洞庭之詩  
得之流寓游覽者多山中詩人如蔡九遠葛震父輩吾  
見亦罕矣吳子殆繼此而起者武山一拳又豈足以盡  
吳子哉吳子以詩餘爲画貽予二扇一画秋山紅葉清  
溪小艇蒼翠欲滴一画水仙花淡墨娟秀可愛予語徐  
子曰吳子曷不以大幅画七十二峰下爲三萬六千頃

塞吾四壁爲臥遊具乎徐子曰吳子詩中有画子亦觀其詩可矣

中露集序

予向未識朱月石今秋忽然過我讀其中露集則知月石遠遊已十有七年矣宜予未之識也此十七年中予亦嘗北極燕趙南抵浙閩中歷齊魯楚豫之境但未至粵耳然不獲與月石遇何歟月石之遊入京師出塞外登嵩高泰華而寓粵東最久粵東本南越地更千百年山川重秀人文蔚起月石盤桓蓬山麗水之間而又從詞人屈翁山陳元孝諸君子遊宜其詩之蒼涼幽雅卓

爾不羣也予是以恨識月石之晚雖然使月石以十七  
年之倦游休息故里探吳中之山水資其壯麗以發其  
感慨而予輩蕭條失意之人相與嘯咏于酒罍茗碗之  
間則其詩之繼中露而作者風氣日上更未可量也

直木齋集序

吾友蔣虎臣游張公善卷二洞歸爲予述其勝以筆作  
畫自一徑折入別有天地飛厓絕壁迴壑間之不僅祝  
陵玉柱在人耳目間者予雖未至心爲一快且云果爾  
陽羨書生必有異人陳子其年髯之軼倫超羣也因其  
年而得任子青際阮亭稱爲同時雙絕今春遇于西鹿

讀直木齋集又爲快心如游二洞焉蓋山莫高于泰華水莫壯于黃河然而發露太過地氣盛者人風少殺焉若夫仙靈恍惚之區幽隱窈窕之境其人必磊落而離奇其文必闕深而俶詭其詩詞必雋永而曲致吾于任子遇之矣予又聞荆溪之上有任公釣臺相傳郡守任昉常釣此昉在南齊爲竟陵文學王儉歎爲當時無輩青際豈其裔耶何著作之合也或曰太守安得垂釣其任公子乎莊生曰任公子爲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爲餌大魚食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後世輕才諛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飾小說以干人猶揭竿而

守鯢鮒也今任子之爲詩文豈非一躍而得海大魚者乎惜乎虎臣往矣不及見之持語其年可以相視而笑也

金陵懷古詩序

靖江鄭山公使君闢之君子也予壬寅歲寓其東溪草堂者三月又于乙巳客靖江月餘相得甚歡無厭也晉江陳伯騶先生亦闢之君子也山公云癸卯嘗宿東溪草堂癸丑十至靖江其踪跡與予類然二人者不相值也乃陳子因山公之言過吳門而訪予予飲之水哉軒出其金陵詩讀之慨然有懷古之思焉予謂之曰昔劉



夢得元微之韋楚客同會白樂天之居各賦金陵懷古  
詩劉滿引一揮而成白公曰四子探驪龍吾子先得其  
珠其餘鱗爪何用耶于是罷唱今所傳王濬樓船之篇  
是也又夢得石頭城一絕句樂天歎賞良久曰潮打空  
城寂莫回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陳子豈劉郎後身耶  
何嗣音能爾旣酒酣以往慷慨傷懷重謂之曰子無言  
懷古矣夫吳宮花草晉代衣冠此千百年事耳今子南  
望故鄉無諸臺上已滿軍麾歐冶池邊惟聞戰角爲問  
當年廬墓尚無恙乎卽欲再過三山求東溪草堂者不  
可復得吾與子方哀時之不暇何暇弔南朝之舊宮哭

西州之岐路哉于是陳子欷歔泣下晉江吳香爲在座  
相與歎息久之予復酌酒謂之曰先生休矣姑醉此酒  
長安道上山公在焉試以吾言告之當有同感也

理氣集成序

江逢其先生黃山之隱君子也于書無所不窺而尤邃  
于易以下筮尚其占累有驗矣既乃卜兆筮宅得物土  
之宜閒居著理氣集成一書因難弟辰六以示僕僕讀  
而異之茫乎不測其涯涘焉國子曰余非祝史惡知天  
道僕非冢人亦豈識地理哉顧常從事于易昔庖羲之  
作易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故八卦錯而天地瀾淪其中矣首以天行次以地勢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若夫神農之易夏人因之爲連山黃帝之易商人因之爲歸藏連山也歸藏土也山體高故風落焉土脉厚故水蓄焉其風水之始乎易以龍爲德乾乘六龍而坤上爻亦稱龍焉伏乎潛萌乎見結乎惕發乎躍昌乎飛盈乎亢縱橫乎戰言地理者分爲六十龍廣爲七十二龍百二十龍皆是物也地理起于河圖先民已有是說洛書者輔河圖而行者也羅經立而圖書具焉文王之作豐周公之營洛孔子之葬于防三聖人者豈有青

烏子之術哉亦斷于易而已京焦之學專驗五行此天  
易也而地易無傳今逢其深造于易以得理氣之原其  
相地也若取之左右焉然其闕意眇指有非堪輿家所  
能解者先生不遇異人必見異書無疑也辰六日吾兄  
嘗游石梁遇仙翁李紫霞私受其書人莫得而知之噫  
嘻是矣惜乎先生遂隱不以其道行于世他日者倘過  
吳門一覽山川之勝乎僕雖不識地理猶願從先生而  
學易

醫暇卮言序

新安程雲來先生嘗輯卽得方予旣序而行之矣居久

之復出醫服厄言示予予讀而笑曰嘻夫醫安得暇乎哉世所謂名醫吾知之矣旦起而納謁者屢滿戶焉入其室問其疾各投以藥而去其士大夫以折簡邀者則登名于版日中而食肩輿而出望門而止候主人之顏色酬酢未畢索筆定案以授使者歸而謀之弟子俾劑焉抵暮而返則藥囊果然矣其爲小兒醫者晝居不出昏夜叩人之門戶秉燭一視疾趨而去若驛傳之速漏盡始休或要于路或候于門皆喜其來而恨其晚也其下醫竊慕之雖病者之有無多寡未可知往往乘車從僕招搖過市窮日之力而後已見者詫之曰夫夫也

忙甚必名醫也醫安得暇乎哉先生曰唯唯否否醫而不暇何以爲醫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是故以志一之以氣輔之以理持之以神守之寂而通之息而游之此豈汲汲遑遑所能治乎夫治病猶治兵也藥鍼之稱晉師曰好以暇金鼓方急使攝飲焉鄢陵所以勝也諸葛之羽扇謝艾之胡牀祭遵之投壺安石之賭壘皆暇也予之治病亦如是矣或謂先生旣暇當著問難之書何取乎卮言蓋聞之許子醫者意也意之所解不可言傳故先生卽得方述而不作也若其卮言籠天地羅萬物洗洋縱恣于堅白同異之說雖不言醫醫道寓焉斲輪

之說通于讀書解牛之旨進于養生觀卮言則問難思過半矣周禮醫事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未有卽得者先生之卽得先生之暇爲之也夫

金剛經注序

金剛經翻譯凡五家鳩摩羅什本獨傳集注八百餘家圭峰中峰及雲間蘭若本特著然亦言人人殊矣或舉昔人言書何須注况如來說法無法可說而乃于法中覓法說外增說乎然卽以金經言之一則曰爲人解說再則曰爲人演說蓋如來已教人注矣不止書寫受持

讀誦已也今之書寫受持讀誦者幾遍天下夫婦童叟皆能之惟其不能廣爲人說故所得僅人天果報而已苟欲明心見性覺悟衆生則必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而後經義爲不可思議也吾儒之解此者謝白張李而下殆寥寥矣吳淞徐立嚴先生老而好學以五年力集是經注芟煩反約闢支歸正可謂撮諸家之標予尤善其合叅一段竿頭進步可以頓徹立宗學人會得此意則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採樵孺子從此入門若會不得此意雖德山滿擔青龍疏鈔被賣餅婆一詰三心都無是處世人于此章句一知半解何異蜂子



酒堂雜著卷之三  
投窗鑽他故紙故須先生升座拍板高唱耳他日相見  
可速爲我道道

秋林語錄序

吾儒立教以通達爲義而禪家好爲隱語然觀晦堂問  
山谷聞木樨香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是知禪理亦無  
隱也祇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落語言便非微妙法  
門故以隱語出之此西來千聖不得已之心也以後宗  
師如麻似粟語錄塞破四天下然予每讀之都無會處  
如端冕而聽古樂惟恐臥矣近得妙叶禪師秋林語二  
卷清談了了不異人意迥非世之盲參瞎棒影響于野

狐禪者雖師自謂與二三子長言短句東語西話要之  
碌磚露柱無非道者眼前指點卽師無隱之教也抑吾  
夫子旣曰吾無隱乎爾又曰予欲無言夫無言不幾隱  
乎其與如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是同是異惜師往矣  
不及起而問之

消夏詞序

冰肌玉骨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蜀宮人納涼詞也  
東坡演爲洞仙歌每一咏之枕簟冷然如舍妃子玉魚  
如挂公主澄水帛雖然此天上事吾何望哉陶淵明高  
臥北窗下清風颯然自謂羲皇上人韓持國問常頴士

郊外涼乎曰涼野人自知無修檐廣廈旦起不畏車馬  
衣冠之役露顛挾扇持三尺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  
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團遽止之曰君勿言吾已涼矣  
此二者吾輩消夏法也或謂作此亦太寂寂今讀陽羨  
三子消夏詞時則有月有雨地則有溪物則有茶花則  
有荷有蘭有茉莉蟲則有螢或奕焉或浴焉或睡焉消  
夏之具不旣多乎然而良辰美景何處無之所難得者  
勝友三人新詞十二闋耳洞仙歌雖佳豈能以寡敵衆  
更一咏之當使庭葉翻落如秋恨不得花蘂夫人按檀  
板歌之也

問鸚詞序

西湖固詞人勝地也而吾友下葑園能以宮商雅調鼓吹兩峰間洵爲鄴下獨步矣乃小阮歐冶復起而叶和之玉笙一卷葑園比之王子晉虬駟鶴擎于縵山頂作楚妃數弄今來吳門攜問鸚新製示予予讀之宛然如見空濛瀲灩西子淡粧于湖上也嫣然如覩天斜婀娜蘇小之油壁西陵也其超騰浩森踔然如伍相素車白馬乘潮汐于錢塘也其蕭閒高曠翩然如林處士放鶴于孤山也自柳屯田填望海潮一闕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艷稱千古僕謂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直張打油

語耳若以楊柳外曉風殘月移贈六橋差強人意然不  
如白公吳山點點愁一句道盡西湖傳詞乎詞傳西湖  
乎曰兩美其必合予于歐冶遇之矣抑有喻焉昔歐冶  
子之鑄劍也薛燭相之拂其華如芙蓉始生觀其文如  
列星之芒觀其光如水之溢于塘觀其色渙然如水釋  
見日之光所謂純鉤者也劍既有之詞亦宜然故以玉  
臺爲鋒香匳爲鏐金荃爲脊蘭腕爲鐔繞以花間帶以  
草堂此歐冶子之詞也予善相詞亦爲薛燭矣

蒼梧詞序

文生于情情生于境哀樂者情之至也莫哀于湘纍九

歌天問江潭之放爲之也莫樂于蒙莊逍遙秋水濠上  
之遊爲之也推而龍門之史茂陵之賦青蓮浣花之詩  
右軍長史之書虎頭龍眠之画無不由哀樂而出者何  
况于詞每念李後主小樓昨夜又東風輒欲以眼淚洗  
面及咏周美成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則淚痕猶在  
笑靨自開矣詞之能感人如此今觀董子舜民蒼梧詞  
而歎其合焉董子以蘭陵佳公子爲名孝廉忽遭註誤  
侘傺不自得于是西出秦關南走粵嶠登大梁之城汎  
小孤之渚過咸陽弔祖龍之陵入烏江哭重瞳之廟陟  
夫椒問夫差之故宮眺鄴臺尋曹瞞之遺跡則有興亡

如夢慷慨餘哀者矣然而家有田園室多圖史佳婦比肩並坐鼓瑟乃至鄧尉探梅段橋踏雪浮家洞庭之澤消夏芙蓉之灣彈琴而看文君買釵以貽徐淑李居士書藏金石管夫人画擅梅花人生樂事莫過于此而董子一于詞乎發之故以抑塞磊落之才使飛揚跋扈之氣以蕭條寂寞之思擘纏綿悽惋之懷其爲詞也或取之騷焉或取之子焉或取之史焉或取之詩與賦焉或取之書與画焉無不有也無不似也豈非哀樂過人一向有深情者乎乃或謂聲無哀樂詞亦何能感人試以蒼梧一編付之劍將軍鐵綽板一唱而淒風生再奏而

繁霜落如聽雍門之琴莫不歎歎泣下矣又使雙鬟女郎按紅牙板歌之則采雲爲之徘徊青鳥于焉翔舞如明皇擊鼓回視花柳有不嫣然發笑者乎

璧月詞序

西里丁子歐冶有問鵬詞予旣爲之序矣無何復寓其友王子德威書來以璧月詞索序于予予謂丁子曰昔西里卓珂月徐野君兩先生有詞統一書予童時卽喜讀之今卓君逝矣徐君歸然獨存風雅嗣音鼓吹不絕何西里之多才也河西善謳河右善歌蓋有之矣吾友鄒程村嘗稱詞統搜奇葺僻可謂詞苑功臣而藥淵雁



樓二集亦復風致淋漓艷詭競響但過于尖透處未免  
浸淫元曲耳此亦他山之論今王子從徐先生遊而筆  
妙若此青出于藍未可量也或者謂詩餘一道刻畫閨  
齋恐傷綺語不知貽彤管贈芍藥三百篇已開香奩體  
矣離騷滿堂美人又何艷也少陵野老猶有翠袖修竹  
之思豈獨呵十五王昌近于無禮乎故評詞者尊鐵板  
而絀紅牙非定論也若璧月之名本于玉樹後庭花曲  
小說載陳後主爲張麗華造桂宮圓門如月障以水晶  
後庭設素粉架思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馴一  
白鹿麗華被素袿裳梳凌雲髻孕子韞玉華飛頭履獨

步于中呼爲張嫦娥此璧月所由名也王子豈有慕而爲之歟嗟乎美如麗華吾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耳奈何  
警叔寶全無心肝乎

蝶菴詞序

吾友陳子其年工于填詞有一千餘首予笑語之曰古人無是也使子爲之不已則花間草堂塞破張公善卷二洞矣然不獨陳子陽羨諸子無不羣起爲之于是史子雲臣蝶菴詞出亦不下數百首命予序之予郵然駭焉如石崇王愷兩家鬪富珊瑚樹火浣布紫絲錦步障遊獻雜陳顧盼不暇使史子爲之不已髯其危哉或謂

天下之多者未有不窮者也日月之光照過則昃江河之波流急則竭况筆墨菁華熠燿幾何使史子爲之不巳荆山之竹其可盡乎史子亦危矣嗟乎是未讀史子蝶菴之所爲詞也蓋天下之寓言未有妙于莊子者也其首篇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其次篇曰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蝶與蝶之夢爲周與夫以周之泯泯自恣不夢爲鯢爲鵬而夢爲蝶何與自其常者視之則鯢鵬之大蝶之小不可以數計矣若一以齊物之論庸

知鯤鵬不小于蝶乎庸知蝶不大于鯤鵬乎庸知鯤鵬不化爲蝶蝶不化爲鯤鵬乎史子之爲詞亦若是則已矣是故可以吾一詞化爲千萬詞焉亦可以吾千萬詞化爲一詞復歸于無詞焉以其有蝶之夢者存也陳子聞之听然而笑曰嘻有是哉由子之言豈惟蝶哉浸假而化吾詞爲鼠肝浸假而化吾詞爲蟲臂浸假而化吾詞爲焦螟之巢浸假而化吾詞爲華胥之國其亦可矣

名詞選勝序

武林李子笠翁能爲唐人小說尤擅金元詞曲吳梅村祭酒嘗贈詩云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蓋

實錄也辛亥夏來客吳門予與把臂劇談出其枕中秘所見有過所聞者乃知志怪之書迴波之唱未足盡我笠翁矣今冬復寄名詞選勝而徵予序予讀之詫曰笠翁又進矣蓋詞之爲道予嘗于倚聲集極論之詩與詞合詞與曲合詩三百篇皆可歌也漢唐樂府被之管絃奏之宮廟古風長短句已爲詞之權輿至生查子之爲五言古玉樓春之爲七言古瑞鷓鴣之爲律絃那曲竹枝柳枝等之爲絕皆以詞具詩之一體故曰詞者詩之餘也詞之近調卽爲曲之引子慢詞卽爲過曲間有名同而調異者後人增損使合拍耳偷聲減字攤破峭遍

不隱然爲犯曲之祖乎太白之簫聲咽樂天之汴水流  
此以詩填詞者也柳七之曉風殘月坡公之大江東去  
此以詞度曲者也由詩入詞由詞入曲正如風起青蘋  
必盛于土囊水發濫觴必極于覆舟勢使然而說者  
斷欲判而三之不亦固乎且今之人往往高談詩而卑  
視曲詞在季孟之間予獨謂能爲曲者方能爲詞能爲  
詞者方能爲詩何者音與韻莫嚴于曲陰陽開閉一字  
不叶則肉聲抗墜絲竹隨之詞雖稍寬于曲然每見作  
者平側失銜庚侵雜用是徒綴其文未諧其聲猶然古  
風長短句耳故以詩爲詞合者十一以曲爲詞合者十

九若以詞曲之道進而爲詩則宮商相宣金石相和風  
韻乎皆三百篇矣笠翁精于曲者也故其論詞獨得妙  
解而與予見合如此然自此選出人將俎豆翁于花草  
之間不復呼曲子相公矣予又曰猶未足盡我笠翁也  
試與之言詩笠翁當更進矣

鄭山啓詩序

唐人以詩取士若今之八股時文然童而習之老而  
有未工者鄭光業有一巨箱凡投贄惡詩貯其中號曰  
苦海今之苦海時文是也乃今人以時文之暇爲詩反  
思過于唐人專家之作者此吾所不解也唐人詩集自

李杜元白而下不過數家其餘所傳僅一二篇而已今少年子弟吟詩滿篋儼然若大人先生之所爲集者而大人先生又從而序之曰李曰杜曰元曰白言之不悖居之不疑此更吾所不解也予中表姪鄭山啓年甚少方肆力于時文以自見其于詩疑不暇以爲然性而好之篇什遂多且欲刻以問世其言曰豈非敢自居于詩人也豈聞唐人應舉必獻詩于前輩謂之行卷前輩喜而延譽則一日名傳都下主司屬耳目焉然未數數見也如韓愈之于李賀賞其雁門太守行而已顧况之于白居易稱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已至韓愈皇



甫湜之于牛僧孺并不問其詩但取其拍板爲樂句而已豈之詩設幸而遇如韓顧皇甫諸公獎藉片言亦足以豪矣或不幸而浮沉苦海之中則請退而更業焉詩之佳惡苦不自知吾持是卷遙擲以下之也蓋鄭子之言退然白下如此不若世之短呻長號手舞足蹈囂然自負爲詩人者及觀鄭子之詩則規矩有法縱橫有才又不若世之詩人東塗西抹活剝生吞靡然自附爲唐人之詩者由此以進鄭子將登于岸矣予故喜而爲之序

曹德培詩序

王弼州一代名人而歸震川詆爲妄庸子弼州笑曰妄則有之庸則未也雖然彼善于此過猶不及蓋世之取青妃白飾爲風雲月露之詞者低靡醒齷不堪嘔唾若其易龍門爲虬戶改玉山爲瓊嶽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以自詭于盧仝馬異亦非詩之至也詩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風格立焉華采見焉聲調出焉無性情而矜風格是鸞集翰苑也無性情而炫華采是雉竄文囿也無性情而夸聲調亦鴉噪詞壇而已今之所謂詩人吾見亦夥矣曹子德培蓬蒿之士不得志于時託于詩以自鳴予受而讀之旣非臺閣之癡肥亦異山林之

寒瘦歌思而哭懷一唱而三歎庶幾得性情之正者其  
于妄庸二病均無譏焉詩自三百篇十九首以下卽有  
建安黃初二體而曹氏爲稱首謝康樂謂天下才止一  
石子建獨得八斗似乎譽之太過吳邁遠每得一句輒  
大叫曰子建何足道哉似乎抑之已甚折中論之蘇李  
之後勁潘陸之先驅也曹子守其家學便足領袖時輩  
何必上追四傑下倣七子也哉

新柳堂詩序

廣陵宗子梅岑過吳門攜其所著芙蓉集新柳堂集二  
編示予而命之序予掩卷問曰子之名是集也何居蓋

自詩三百篇極命草木離騷繼之不勝識也其在十九  
首有云涉江採芙蓉者有云鬱鬱園中柳者豈非詩之  
所謂興與而又有近于此者昔人評謝靈運詩如初發  
芙蓉而稱王恭濯濯如春月柳子豈其類與若柳之有  
取于新者子之年長矣豈有桓司馬漢南之感而風流  
可愛竊比張緒當年與宗子曰皆非也吾向卜居東原  
其芙蓉則池中所植也村之四面皆垂柳焉春風既至  
其葉青青吾懷其新以名吾堂因堂以名吾集亦偶然  
爾堂下有梅吾好之遂以爲字由子之說豈并附會于  
廣平之賦與予乃置弗論爲發其卷讀之因慨然而歎

焉夫廣陵固江南佳麗地也其南賈擁高貲車馬蹀躞  
婦女搗箏歷笛弄歌舞相樂也今宗子舍其芬華退而  
居東原之上誅茅種秫與田夫野老爲伍豈有小山招  
隱之思與然以宗子之才宜乘長風破萬里浪乃淪落  
不偶仰屋梁而著書似托于畫壁臥遊者其能無慨于  
中與吾聞宗之先有子相先生者在七子中獨豪邁有  
太白之風子習其業而大之不猶審言之有少陵與昔  
屈子生沅湘之間蘭芷薜蘿映帶左右故採而賦之千  
載而下落英小草皆得附離騷以傳今有宗子之集而  
東原之若梅若柳若芙蓉並與筆精墨妙垂名天壤豈

非草木之幸與卽舉吾前說以贈無不可者而何子之  
固爲宗子曰善遂書以爲序而梅岑哲弟有鶴問者亦  
風雅之徒也并以吾說質之

漑堂詞序

予聞孫豹人先生名久矣每讀其詩想見其人意謂身  
長八尺聲如洪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者必是人也今  
冬偶客揚州先生來訪予甫入門望見卽躍起曰噫此  
孫先生也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無何先生以漑堂  
詞一卷示予予讀之有飛揚跋扈之氣嶽嵒歷落之思  
噌吰鏗鏘之音渾脫澗瀝之勢此先生本色也蓋先生

家本秦川遭世亂流寓江都遂卜居焉每西風起遠望  
故鄉思與呼鷹屠狗者游旣不可得乃沉埋于春江花  
月酒旗歌扇間田無負郭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右抱稚  
子相樂也已而相泣中若有不自得者故遇不如意之  
事則以慷慨悲歌發之見無奈何之人則以嘻笑怒罵  
遣之詞雖一枝擬之草堂其在辛蘇間乎夫蘇公以殿  
閣奇才屏棄蠻烟瘴雨之外惟與老僧談禪或強閒人  
說鬼辛公當南渡時自恨抱負未盡至欲據牛頭之山  
決西湖之水陳同甫駭而遁去彼兩公者何如人哉其  
見于詞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與把吳

鈞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畧見一斑矣今孫先生庶幾似之顧先生老矣雖元龍湖海豪氣未除而亦有時寄托閒情作兒女語者猶之東坡令朝雲唱花褪殘紅稼軒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老子于此興復不淺也其清平樂云小妾不嗔白髮先生並坐朱簾此一幅行樂圖也世有未識先生者讀其詞如見其人孫郎在焉呼之或出矣

蕭樓集序

昔昭明太子文選如唐山夫人甄后昭君文君文姬之詩徐淑之書蘇蕙之迴文皆不錄所收者惟班婕妤好怨



歌詩曹大家東征賦耳抑何于婦人薄與卽徐陵玉臺  
新咏亦非皆女子作也予嘗謂古今文人才士其代爲  
閨情闋怨者狎昵纏綿深入兒女三昧而絕世佳人反  
不聞唱同聲之歌疊相思之曲豈其才盡亦欲爲画眉  
諱耳譬之画師寫人好醜老少皆得其眞鮮有能自貌  
者然使吳道子顧虎頭輩對鏡寫照其妙當如何矣大  
抵閨房之作固少雖有或秘不傳如草堂詞自孫夫人  
李居士外亦不多見而吾友王西樵所輯燃脂集有詞  
數卷是知傳者少也鄧子孝威坐交選樓選詩觀四方  
郵筒日至而香奩彤管亦附以來乃乘暇採爲蕭樓集

自此黃絹幼婦當與紅杏尚書花影郎中爭妍鬪麗豈  
止綠肥紅瘦柳帶同心艷吟千古哉集成幸持獻太子  
太子見之必曰嗟乎使吾早從先生遊閒情賦可不刪  
矣